

自由人的 自由联合

汪丁丁论网络经济
freeman alliance of freeman



www.com

◎汪丁丁 著

自由人的 自由联合

汪丁丁论网络经济
freeman alliance of freeman



◎汪丁丁 著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汪丁丁论网络经济/汪丁丁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10
ISBN 7-80610-970-6

I. 自… II. 汪… III. 网络经济-随笔
IV. F06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1894 号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汪丁丁论网络经济

汪丁丁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京哈西路 95 号 邮编：065200

开本 850×1168 1/32 6.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ISBN 7-80610-970-6

I·186 定价：14.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可以写在前面或后面的话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是一切乌托邦理想中最高的理想。互联网技术刚好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这一理想的前一半——自由联合的技术条件已初露端倪，尽管信息检索和信息处理的成本还远未降低到使人能够“自由联合”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一最高理想的另一半——“自由人”的实现，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状况。人的“自由”是一种道德状况。事实上，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对人类道德状况提出问题，促使人类对自身状况进行反思从而引发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自由”便是精神在这一永无休止的过程中所意识到的那种仅仅存在于“彼岸”的完美以及这一完美在现存意义世界里的价值投射。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大部分文章发表在去年到今年的《IT经理世界》、《财经》杂志以及《硅谷时代》上，原本不打算仓促集书出版的。年初回到北京，感受了

“新经济”的热潮（或“热炒”），也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便冲动着要加入对话。与我对话的，大部分是“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他们追求新生活的冲动真是无穷无尽。倾听他们的声音，体会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的世界，这似乎已经构成了我生命的“中国部分”。

对我来说，面对面的交往始终比网上交往更真实和更富于激情。究其原因，面对面的交往是小群体内的交往，这种交往不受语言的限制，后者被认为只能传达全部交往内容的30%。我始终相信，东方思维方式里的“心领神会”只能在私人情感所及的范围内实现。杰出的“小群体”的例子包括德奥学派的“维也纳小组”、法国数学学派的“布尔巴基小组”、美国政治学派的列奥·斯特劳斯的小圈子以及更具中国思想史色彩的各个著名的“知青点”，那里养育了中国改革的大部分先驱人物。

在我最近两年的“对话”活动中，我真诚地认为，《财经》杂志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构成了对我而言意义绝不亚于上列各个“小群体”的交往空间。在这个小群体里，我们关心我们每个人认为重要的所有事情——“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让最抽象的理论直接面对最细微的现象，只要这种“直面现象”的思考能够提供全局性的意义。例如这本书收录的“新经济的制度特征”和“新经济的企业文化”，便是我在这个小群体里观察、体会和思考的结果。而《财经》杂志的副主

编，王烁，则是这本书的第一编辑和“催产士”。胡舒立，《财经》的主编，她和王烁坚持让我写一段足以反映这本书的主旨精神的“引言”。所以有了我对这组文章的再思考，并且有了写在这篇序言第一段末尾关于“自由”的定义。

“自由”，它所要求的道德条件是什么呢？在仔细地想过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以后，我坚持认为，这一道德条件在今天仍然可以用康德的话来表述——“以每一个人为目的”，这同时就隐含着马克思的理想——“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当然，人类今天的生存状况与20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看到的是法国革命所要求的“庶民与贵族的平等”；马克思看到的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冲突预示着的，不仅仅是“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现代性危机在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向我们呼吁女性与男性的最终平等，环境与资源问题则要求我们起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发展观，“众神退隐”对一切现世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提出了终极挑战，使我们不得不选择“人类有意识进化”的道路。把“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沿着所有这些向度展开来讨论，这构成这组文章的特色。

当我这么写着的时候，总是隐隐地听到夏威夷海边的潮涌。一个预感浮现出来：当人类终于在有意识进化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的道路上实现了“自由”的技术条件与道德条件时，人类思维方式将转变为“直觉的交流”。

汪丁丁

2000年5月10日



于北京金都假日饭店酒廊一角



汪丁丁作品 ①

汪丁丁 1953年出生，北京市人，祖籍浙江。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执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经济系。1997年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已出版文集《永远的徘徊》、《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我思考的经济学》、《梦幻与真实》、《回家的路》等多种。



策 划  鹭江出版社策划部
 正源图书有限公司

总 监 制 杨迅文

责任编辑 郑俊琰

封面设计 田 晗

目 录

自序

——可以写在前面或后面的话	1
新时代的曙光	1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18
观念与资本的结合	18
后工业时代经济一体化的最终议题 ——自由移民	28
网络经济的三个经济学原理	44
机会的价值（之一）	48
机会的价值（之二） ——网络股票投资分析	55
纳斯达克：2500点还是7500点	73
新经济的三类风险	79
股票市场，监督机制，产权安排	82
旧制度是怎样在 新经济中复制自身的？	86

新经济的制度特征是什么？	/91
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97
中国改革的逻辑	/103
法制乎？法治乎？	/106
网上作品的定价问题	/108
新企业的企业文化：	
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112
网络技术与人文精神	/117
知识、经济、自由	
——“知识经济”批判	/136
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	/165
知识，为信仰留余地	
——读布伯、哈贝马斯、阿伦特	/172
螳螂自语	/196

新时代的曙光

人类交往活动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规模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网络经济所导致的人类交往成本的迅速降低，正在使组织的横向革命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去，并迟早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思维网络并入那个无比扩展了的外部信息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客体”认知模式。“我思故我在”的时代要结束了。

威廉姆森 90 年代初在解释公司兼并热潮的起因时曾经指出，由于 80 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及其向管理方面的渗透，美国大部分公司正在经历一场组织结构的“横向革命”，即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垂直距离大大缩短的过程。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由于生产管理结构的“横向革命”，生产组织不再需要大量中间层次的管理人员。不仅如此，借助于横向管理方式，最高层次的企业家得以（例如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和电子邮件系统）直接控制比原有规模宽广得多的基层生产过程，从而引发了同类型大公司之间的合并——同类型大公司之间的合并直接节约了中间管理费用。如果从同一个总部可以直接管理两家银行的分理处并且实现同等的效率，为什么要有两个分离的银行总部呢？

90年代末我们重温威廉姆森的这一见解时，觉得十分真确。如果说，生产组织的“横向革命”在90年代初期还停留在个人电脑技术普及阶段，那么在今天方兴未艾的网络技术普及阶段，我们看到，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呢。或者说，组织的横向革命正在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去。

吉登斯（参见1998年三联书店中译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注意到了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人类交往方式一方面将全球生活连接为一体，导致全世界进入“现代”，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传统边界，导致了每个人的“现代性危机”。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也是人类得以认识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即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作为对话的逻各斯”）。因此，人类交往活动的成本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规模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

大约 1000 年以前，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需要 100 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被传导到欧洲；大约 100 年以前，发生在欧洲的重大变革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被传导到中国；大约 10 年以前，发生在地球这一侧的事情需要 10 天才可以传达到地球的另一侧；而今天，发生在地球的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只要有人感兴趣，就可以在几秒钟内传达到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同样，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已经具备了去认识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发生着的任何事情的能力。我们必须注意，在这一系列对比当中显示出来的经济学原理是：伴随着交往时间的缩短，必定发生着交往成本的下降过程。从前只有国王才使用的“信使”的服务，今天由网络带给了每一个人。

当交往成本迅速下降时，人类社会的信息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革呢？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人群的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在 N 个社会成员之间就同一件事情达成协议需要下列方式之一种：(1) 召开全体公民大会交流意见；(2) 将公民分为若干决策层次，逐层召开会议交流意见并在各层之间建立对话渠道以交流各个层次的意见；(3) 将全体公民连接到互联网上交流意见。在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交往方式的交往成本最高，因为它要求在每个公民与一切其他公民之间建立交往渠道，也就是说，要求建立“ $N(N-1)$ ”

条交往线路。另一方面，在各种交往方式中，以这一交往方式所实现的信息交流程度是最充分的；对第二种交往方式而言，存在着一个“最优结构”，在最优结构下，各个层次所建立的交往渠道之总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层次之间发生的信息扭曲的损失；最后，第三种交往方式其实是前两类交往方式的特例，它只在交往成本足够小时才可能实现。在这一交往方式下信息交流的充分性，就目前看来，主要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愿意支付足够的时间在互联网上与其他人交往。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总量已经如此巨大以致非有信息检索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而无法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由于这一理由，企业以及传统组织形态仍然是实现信息充分交流的场所，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得不”或者被某种利益诱导着去关心信息的充分交流。

但是上述最后的那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网络经济”现象。我们知道，所谓“经济”，实质上就是造成“规模”以便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网络经济是真实的经济现象，因为通过“网络”，生活在不同角落的人们被信息渠道连接为一个大市场并且受到市场的潜在利润的诱惑而改变着他们所控制的资源的配置方式。

最近公布的各个重要网络公司的业绩表明，网络经济正在以每年 400% 左右的速度扩展着它的规模。以如此高速扩张着的规模能够产生多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呢？

我们没有具体的技术数据来计算这一效益。但是我们可以从亚当·斯密（《原富》）讨论过的制针业经典案例来估计规模经济效益。在那个例子里，当卷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员从1增加到18时，规模经济效益从每人每天制一根针增长到平均每人每天制几百根针。换句话说，针的成本下降到原来的几百分之一（假设“劳动”是唯一的要素）。从1个人增加到18个人，经济规模增长了18倍。按照每年400%的速度增长，网络经济的规模将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增长到原有规模的18倍（按照复率计算）。3年时间，这刚好是“雅虎（Yahoo!）”股票上市的历史。在不到3年内，这家互联网公司的“P/E”值从负数到15000再到2500，尽管它的股票价格上升了几百倍。换句话说，“雅虎”的规模增长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在这3年内至少以平均每年600%的速度增长着。我们知道，“雅虎”的故事并不十分惊人，因为“戴尔（Dell）”公司通过互联网销售计算机，在过去几年内（直到今年第一季度）以每季度50%的速度增加着它的利润。除了这两家企业造就的“奇迹”外，我还写过其它的类似的“奇迹”（参见作者其他著作《我思考的经济学》、《回家的路》）。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增长，这大约是成熟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的两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这一长期高速增长的是，4%以下的失业率和3%以下的通货膨胀率（今年第一季度则降低为1%）。我们知

道，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按照如此高的速度增长，不到3年就会引发年率5%以上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学家们对“美国奇迹”给出的各种解释中，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基于网络经济规模效益的解释。因为在各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效益中，只有网络经济效益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和最迅猛的扩展速度。

几位基金经理最近发表报告认为，在网络经济的带动下，道琼指数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增长一倍，在未来10年内增长3倍。关于这一指数的近期走势，我已经写文章讨论过了，我在那篇文章里表达的看法比较悲观，我的悲观主要基于美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与在那篇文章里的悲观看法刚好相反，我对网络经济的未来充满着乐观。例如，我自己的分析表明，代表高科技的股票指数“纳斯达克”将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从目前的2500点左右上升一倍以上，达到6000点左右。综合起来看，如果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效应能够被高科技领域尤其是网络经济所激发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抵消，那么，人们就有充分理由对一个老龄人口社会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比尔·盖茨最近的著作《以网络速度思考》恰恰可以作为这一时代的新思维方式的宣言。网络经济所导致的人类交往成本的迅速降低迟早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思维网络并入那个无比扩展了的外部信息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一